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讀曰

仲

呂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曰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扶服即匍匐

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爲奉常都尉光祿大夫

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

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

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

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曰爲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王屬音

之欲反

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曰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

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曰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曰磾爲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

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綰楚元王傳並云出入臥內周仁傳入臥內史

丹傳直入臥內皆是也顏此注及金日碑傳注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

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時光與金

日碑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

事遺詔封金日碑為秭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

河字下脫間字城則郡之譌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先謙

曰日碑擒何羅桀皆已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光蓋其捕誅通也師古曰即右將軍

揚語曰

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

師古曰安猶焉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

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莽酖殺忽

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則莽亦重臣也莽字稚叔天水人見公卿表

光爲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師古曰財與纔同

白晳疏眉曰美須顙

師古曰晳潔白

也顙頰毛也晳音先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歷反顙音人占反

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郎有僕射爲諸郎長見百官表

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師古曰自從也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采

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

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郎不肯授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續志符璽郎中二人郎不肯授光光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官本注其作取

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此事爲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

人昭后之母也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倖仔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

尙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

樂侯光時休沐出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

樂輒入代光決事

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

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曰列侯尙公主者光

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已是怨

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

位在光右

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

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卽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桀爲太僕秩中二千石光爲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親安女光

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

師古曰顧猶反也

繇是與光爭權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

王旦自己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

爲國興利伐其功

師古曰伐矜也

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

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

補注齊召南曰案武

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言光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言之則但

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訓都為試非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

先謙曰太官掌御飲食有令丞屬少府二事皆言其僭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

降還迺為典屬國

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舉成數也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

為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

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胡注伺光出沐不在

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補注先謙曰胡注當者以之自任也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

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武王
朝諸侯以賜光奉之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
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
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
謂樂昌侯王武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
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
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
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益知漢宮殿皆
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
殿也先謙曰下文光不敢入至殿前而不入也如何說則畫室乃
光私室固非桀等所敢出也周說是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

桀對曰已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已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

注先謙曰耳語詞郎羽林皆郎屬也屬不當訓近胡調校尉已來
注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亦詳吳太子傳

未能十日燕王何已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

由一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据表尚書中書為兩官續志合為一官

校尉前漢六十八

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宋志亦以為兩官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委也音臣輔朕身之欲反其下亦同敢

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

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補注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

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已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

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已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已其書視丞

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

賀

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獨曰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

補注周壽昌曰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延年曰

將軍爲國柱石

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師古曰立議而白之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

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否作不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巳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

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

師古曰圖謀也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

師古

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莫敢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曰幼孤寄

將軍曰天下已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諡常為孝者已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先謙曰添所字文不順宋說謬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補注宋祁

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已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

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温室殿黃圖温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

謂長樂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温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謙曰中

黃門屬少府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黃門令見表

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為中朝官故稱

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史亦罕見据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

通鑑亦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誤作臣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焉也補注先謙曰胡頃之有注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

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呂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已為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已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承

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

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

充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昕曰即蔡義也儒林傳

義即威今時所謂義為誼義即莽漢書項籍傳贊董仲舒夏侯勝傳皆以誼為義義者宜也故字從宜守儒林傳東郡太宜春侯

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蒼梧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

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

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

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

屬國臣武師古曰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

亦然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

恐誤

學光祿大夫臣遷

師古曰王遷

臣畸

師古曰宋畸

臣吉

師古曰景吉補注錢大昭曰景吉即丙吉

也唐諱丙字故丙丁皆為景丁

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

師古曰竝不知姓也

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太中大夫臣德

師古曰不知姓

臣卬

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太子所曰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補注

錢大昭曰大當作天先謙曰官本大作天

已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

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千反補注錢大昭曰典喪為喪主也下言賀服斬縗無悲哀之心顏以典喪服為句失

其指矣先謙曰官本注直下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斬字不重胡注引顏刪服字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

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注沈欽韓曰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蔬食

案人君田於服足徵記云蔬食者稷食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飯素食其為無酒肉何待言蓋葬前裁令毋絕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顏不當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注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糲糲菜果為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常私買雞豚曰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樞前也

韋昭曰大行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不反之辭也

不封之得令凡人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次下亦同引內昌邑從官騶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

往也自往之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

署取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奪音字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

中御府令高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府令屬少府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

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樞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

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

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補注劉敞曰輦道輦仁之牟首也杜預謂牟首者

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胄即禰衡為鼓吏所著者錢大昭曰吳都當作魏都注是張孟陽非劉淵林先謙曰言納祀泰壹及祀宗廟

之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為樂耳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

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彘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竝在未央宮北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

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先召皇太后御

謙案此即龔遂傳所云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也

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補

注蘇輿曰黃圖有果馬廐述異記漢樂浪郡有果使官奴騎乘遊下馬高三尺魏志穢國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

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

王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已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引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

注之冠十枝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虜是大王奴虜畜臣也又六

百八十二引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先謙曰諸綬詳百官表者字當衍變易

節上黃旄曰赤

師古曰曰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皆承

用黃旄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見袁紹傳注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詔太官上讀曰耽沈沔荒迷也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

復詔太官趣